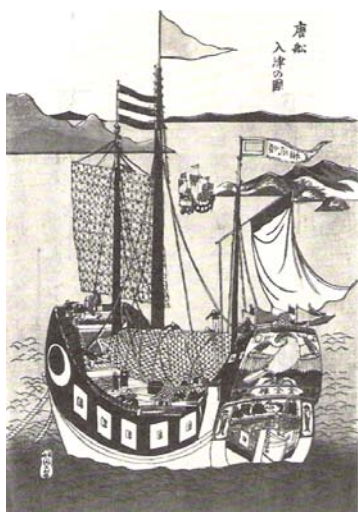


# 第一章

一六四九年五月十八日，星期二 夫洛伊特號進港，從大員（台灣）帶回沙糖二四二五箱。據大員長官歐沃德報告，韃靼人（清）已控制中國，沿海零星反抗勢力多為一官（鄭芝龍）舊部，一官長子國姓爺，憑其父親餘蔭，及接收其父海上貿易系統所獲錢財，可能成為反抗勢力領袖。歐沃德推測，反抗勢力如在沿海島嶼無法立足，或驅逐韃靼人無望，不無可能圖謀大員，公司應多派駐軍，預作防範。——《巴達維亞城日記》（作者摹擬）<sup>1</sup>



十七世紀日本長崎的中國帆船（唐船），木刻版畫，作於 1644-1648 年。維基百科提供。

清順治六年四月初八（一六四九年五月十八日），一艘搭載三十七名乘客的雙桅雙帆的帆船從泉州安海出航，乘客們個個衣衫襤褸，只有一位二十七、八歲的青年衣著整齊，辮子也梳理得整整齊齊。他身材高大，眉宇出奇的俊秀，卻又透露著一股英武之氣。

船駛出港口不久，那些從未出過海的襤褸漢子，大多坐在甲板上發呆，只有那位青年若無其事地扶著船舷觀賞風景。

在台灣海峽行船，從農曆四月到九月，只要沒有颱風，海上通常風平浪靜。九月以後，東北季風強勁，特別是跨越黑水溝時，風勢加上潮湧，很容易翻船。所以船家喜歡夏季行船，四月間颱風很少發生，東北季風已歇，西南季風已起，可說是最理想的月份。

海上行船，順風可遇不可求，通常只能利用偏風或橫風，只要調整風帆，除了逆風，各種風向的風都可利用。這時西南季風已起，雙桅帆船利用橫風向南航

<sup>1</sup> 荷蘭文獻《巴達維亞城日記》、《熱蘭遮城日誌》均缺一六四九年，凡注明「作者摹擬」，係依據兩書體例杜撰而成。往後不另註釋。

去，約半頓飯功夫，碼頭上的行人、騾馬已看不清了。

西南季風颳得風帆冽冽作響，船離岸越來越遠了。那位青年乘客正觀賞著逐漸縮小的陸地，突然聽到其他乘客紛紛嚷道：「有船！有船！」青年返身向前望去，隱約可以看到十幾艘船。眾人正嚷嚷著，船老大趕緊取出千里鏡，仔細望了片刻，舒口氣說：「是國姓爺的船！」

船老大將一面繡著斗大「鄭」字的旗子，插在船頭。自從鄭芝龍雄霸海上，從內地港口出航的貿易船，經過台灣海峽都得向他的「海路五商」繳交「牌餉」（規費），否則休想順利出海。順治三年，鄭芝龍降清，鄭家的船隊仍往來日本、南洋，海路五商也在運作。船老大的這艘船已繳過牌餉，不會受到鄭家阻攔。

船上的檻樓漢子，都是些無知無識的窮苦農民，他們雖不識字，但也都知道國姓爺的名號。那位青年聽說是國姓爺，眼睛不禁一亮，他此行的目的，正是為光復大業略盡棉薄。

得知遠處那些船不是海盜船，大家都放心了，檻樓漢子或蹲或坐，在甲板上東拉西扯，話題總離不開他們的家鄉，和他們即將要去的台灣。有人說，台灣是瘴癘之地，十個人去，頂多只有五個人能活下來。有人說，土番兇惡無比，殺了人就割下頭來。有人說，台灣很容易生活，河裡盡是魚蝦，隨便一撈，就可以飽餐一頓。……正說得高興，忽然聽到船老大吆喝：「開飯了！」

船老大一家四口靠這艘船營生，他老婆一天到晚忙著為大家準備飯食，兩個兒子幫他操持船上的大小事務，忙得一刻也不得閒。另有幾名水手，幫忙做些粗重的雜活。

水手搬出一筐子粗碗，接著又抬出一個大木桶，糙米飯的香味從木桶裡冒出來。船老大發給每人一個水鉢大小的粗碗，高聲說：「碗自己保存，打破就不發了！」接著每人打一碗糙米飯，發半根醃蘿蔔，大家捧著粗碗蹲坐在飯桶附近，又邊吃邊聊起來。

衣著整齊的青年最後過來，船老大遞給他一個粗碗，指著飯桶說：「以後要早點來，你看，只剩不到半碗飯了。」青年笑笑，說：「我不餓，半碗足夠了。」青年的漳州詔安腔閩南語，使船家不禁多打量他幾眼，船家早已看出他與眾不同，想不到連籍貫也和眾不一樣。

那些檻樓漢子，全都是泉州人，他們借貸拼湊地付出一兩銀子船資，希望到台灣賭賭運氣。那位青年衣著整齊，帶著不少行李，顯然不是到台灣討生活的。船家每年都往來台灣好幾趟，從未搭載過這樣的乘客。

「你叫什麼？也是到台灣打工的嗎？」船家問。

「我叫萬大明。聽說台灣有位郭大爺，我想投奔他。」青年回答。

「你說的一定是郭懷一郭大爺了。」船家說：「他跟過鄭芝龍，現在是台灣的富戶，他弟弟當紅毛仔的翻譯，和我認識，到了台灣，可以為你引薦。」

萬大明說聲謝謝，捧著半碗飯走到船尾。他一面吃，一面思想著此行要見的郭懷一。他早就聽說，鄭芝龍身形高大、像貌堂堂，數十名隨扈身形都和他相近，穿著也和他一模一樣，讓人無法分辨。在這幾十名隨扈中，以郭懷一等八人武功

最高，號稱八大護衛。他還聽說，鄭芝龍有五百名親兵，個個以一當十，驍勇善戰……。從江湖傳言中，萬大明已大致可以揣摩出郭懷一是個什麼樣的人了。

那半碗飯很快就吃完了，萬大明把碗筷放在甲板上，扶著船舷觀望海景，這時海岸線只剩青山一髮，根據他的經驗，再過片刻，就什麼都看不見了。去年他走過一趟暹羅，不久以前才從暹羅回到漳州，對他來說，乘船出海已不是什麼新鮮事。

萬大明又想起鄭芝龍爲了保住龐大家業，帶領五百親兵降清的事，結果清廷把他挾持到北京，五百親兵被編入清軍，其中一名將領施琅（原名施郎），編入以「嘉定三屠」惡名昭彰的明降將李成棟軍中。施琅在李軍中不能施展，去年秋投到國姓爺麾下。當他從暹羅回到漳州，才知道施琅已來過一趟詔安<sup>2</sup>，兄弟們大多不齒施琅，但他們大哥已做了決定……

萬大明正在沉思著：到了台灣如何說服郭懷一，幫助自己完成一件大事，突然被一陣嘈雜聲驚醒，回頭一看，只見兩名襤褸漢子不知何故爭吵起來，個子高的那個挽起袖子咆哮：「幹你娘！怎樣？要打架嗎？」個子矮的不甘示弱，吼道：「幹你老母！要打就打！」一時有人勸架，有人幫腔，場面越來越火爆。

當時前往台灣打工的農民，除了勞苦大眾，還有不少在家鄉待不下去的地痞流氓，這些人不論到什麼地方都不安份。儘管甲板上已經劍拔弩張，船家似乎司空見慣，完全不加理睬。

萬大明看不過去，快步走過去勸道：「大家都是到台灣討生活的，以後還會見面，不要傷了和氣。」

萬大明一開口，不少襤褸漢子聽出他的口音，紛紛脫口道：「漳州仔！」

閩南一帶地方意識強烈，漳州人和泉州人只是口音不同，但一向涇渭分明。大個子怒目而視：「漳州仔，沒你的事，給我走開。」

矮個子更毒：「我還以爲是啞巴！原來是漳州仔！」

萬大明雙手疾出，右手扣住矮個子的喉嚨，左手抓住高個子的辮子，他的動作快如閃電，兩人還沒反應過來，已被雙雙制住。

「漳州仔打人——」萬大明一用勁，矮個子再也說不出話來，接著左手一緊，把高個子拖到面前，厲聲對兩人道：

「叫你們不要打，你們不聽，要是再打，我就不客氣了！」說著陡然放開雙手。

矮個子被招得蹲在地上不停地咳嗽，高個子趴地一聲閃在地上，其他勸架或幫腔的人都傻在一旁。萬大明高聲對大家說：

「出門在外，就不能再分什麼泉州人、漳州人。我是漳州人，你們是泉州人，除了口音，大家有什麼不同？到了台灣，大家必須互相幫助，像他們兩人，爲了點小事就爭得你死我活，紅毛仔會看得起我們嗎？」

俗語說，不打不相識，萬大明露了一手，大家反而喜歡和他接近，叫他「漳

---

<sup>2</sup> 鄭成功派遣施琅招攬萬禮，實爲順治七年三月，本書將之提前一年，以便鋪陳萬大明去過暹羅等情節。

州大仔」(老大)。特別是打架的兩個漢子，對他更是敬若神明。船家也沒想到萬大明有這等身手，常藉機套他的話，但萬大明什麼也不說，讓船家既感到好奇，又感到莫測高深。

雙桅帆船離岸越來越遠，陸地已完全看不見了。不論朝哪個方向望去，都是海天相連。要不是太陽掛在天際，真不知航向何方。

萬大明習慣獨自一人站在船頭觀望風景，或站在船頭看書，他和那些莊稼漢子無話可說，索性和他們拉開距離，讓自己更爲獨立自在。他隨身攜帶的《太白詩鈔》和一本用拉丁文寫的漢文手冊，成爲旅途最知心的伴侶。

順治三年（西元一六四五年），耶穌會會士穆尼閣<sup>3</sup>來到澳門，翌年從澳門北上，途經漳州時，萬大明曾師從穆尼閣數月，除了知道了若干外洋知識，還迷上了算學。穆尼閣告訴他，學習西學，先得學習拉丁文，穆會士送給萬大明一本澳門教會編輯、供教士們學習中文日常用語的手冊。萬大明天資聰穎，自修了兩三年，簡單用語已大致能夠掌握。



依據史料所複製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商船「阿姆斯特丹號」。荷蘭海事博物館展示。維基百科提供。

帆船乘著橫風指向西南，正行駛著，忽然海天相接處出現了一道黑影，船老大取出千里鏡，觀望了一會兒，眉頭越皺越緊。大夥看出船老大的表情不對，也跟著緊張起來。

「是艘洋船。」船老大放下千里鏡：「是哪國的還看不清楚。」

洋船乘著順風航向東北，雙桅帆船利用橫風航向西南，彼此的距離迅速拉近，只過了半頓飯功夫，船老大已從千里鏡裡認出那是艘西班牙船。當時國人稱西班牙爲佛朗機，只有極少數熟諳外情的人，才知道佛朗機就是西班牙。

西班牙船！萬大明記起穆尼閣說的，西班牙和葡萄牙原是一個國家，都信奉天主教。他在澳門見過葡萄牙人，不免興起見識一下西班牙人的念頭。

西班牙人本來據有台灣北部一帶，後來荷蘭人的勢力越來越大，西班牙人經營呂宋已感到人力不足，只好將地盤拱手讓給荷蘭人。

---

<sup>3</sup> 穆尼閣，波蘭傳教士，順治三年（一說五年）來華，是將對數及哥白尼學說引入中國的第一人。

自從西班牙人被荷蘭人逐出台灣，就經常劫掠前往台灣的中國商船，荷蘭人也經常劫掠到呂宋的中國商船。船老大認出洋船的身份，長嘆一聲，吩咐兩個兒子和水手把艙底的絲綢和瓷器、茶葉搬一部份到甲板上，當時瓷器通常用茶葉襯墊，可說一舉兩得。

「夭壽（閩南語）！」船老大憤憤地說：「怎麼一出海就遇上佛朗機鬼子，真衰（閩南語，倒楣）啊！」

原本在甲板上談天說地的莊稼漢子，霎時變得鴉雀無聲，他們並不知道什麼是佛朗機，但一聽說是艘洋船，就嚇得三魂去了兩魂，當時在一般鄉愚心目中，洋人和妖魔鬼怪幾乎劃上等號。萬大明看出情形不對，走向拿著千里鏡不停瞭望的船老大。

「他們會行搶嗎？」

「和搶差不多啦！」船老大無奈地說：「他們會讓你交一部份貨給他們，象徵性地給一點點錢。洋人各國有個約定，官方的船不能在海上搶劫，但他們付給我們的錢只是意思意思，和搶有什麼不同！」

「不答應他們呢？」

「那就可能真的搶了。海上又沒有其他船隻，一砲把你轟沉，死無對證，你到哪兒申冤？」

西班牙船距離他們越來越近，洋船又高又大，張掛著無數風帆，船舷上更有兩排砲眼，看來格外心驚。

大海廣闊，即使相向而行，也是各走各的，除非一方發出信號——如求救，否則彼此不會靠近。但那艘西班牙船顯然衝著他們而來，彼此的距離一再拉近。洋船速度較快，又是順風，逃避已來不及，船老大只好硬著頭皮維持原有的航向。

轉眼功夫，那艘西班牙船距離他們只剩一箭之遙，船體顯得更為高大，砲眼看得更為清楚，大家的恐懼感更厲害了。這時西班牙船突然調轉船頭，以同一個方向和他們逐漸靠近。船老大說得不錯，西班牙鬼子要來強的了！

西班牙船開始收起部份風帆，讓速度減慢，當兩艘船速度相若時，已近到可以喊話的程度。洋船上的洋人揮舞著帽子，一副興高采烈的樣子。兩船繼續靠近，當相距約幾十步的時候，洋船上忽然擲過來幾副鉤爪，硬將他們的船拉過去。

雙桅帆船一被拉到洋船跟前，霎時一群帶刀的洋兵緣繩飛盪而下。洋船比雙桅帆船高了好幾丈，他們卻能輕巧地著地，把那些莊稼漢子嚇傻了。

帶頭的洋兵望望擺在甲板上的絲綢和瓷器，傲慢地拿出兩個墨西哥銀幣，扔到船老大跟前，算是完成「交易」。這時，從洋船上伸過來一根起重吊桿，上頭掛個筐子，有人操作絞盤，吊貨的筐子緩緩降下。洋兵把絲綢和瓷器、茶葉搬進筐子裡，只一會兒工夫，就被吊上洋船。

帶頭的洋兵似乎嫌少，要到艙裡查看，船老大哀求他不要進艙，洋兵拔出刀來威脅，船老大只好退讓，當洋兵將要走向艙門時，突然閃出一道人影，擋在前面，這人正是萬大明！

洋兵沒想到有人敢擋他們，不禁愣了一下，當他看清對方赤手空拳，就舉起

刀來作勢，萬大明巋然不動，洋兵揮刀砍下，萬大明不退反進，不知怎的，刀已落入他的手中。

沒人想到會發生這種變化。帶頭的洋兵還沒回過神來，刀尖已指在自己的咽喉要害，其他洋兵傻在一旁。萬大明抵住帶頭的洋兵，他只好後退，當洋兵退到船舷，萬大明指指從洋船垂下的繩子，洋兵會意，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地攀著繩子往上爬。

這時其他洋兵不再投鼠忌器，像說好了似的，突然群起發難，七把軍刀從左、右、後方砍殺過來。只見萬大明持刀的手腕抖了幾下，砰砰砰，七名洋兵已有三名軍刀落地，另外四名趕緊後退，臉上驚恐萬分。萬大明沒有為難他們，指指繩子，示意他們全都爬回洋船。

這時船老大突然跳出來：「兄弟，使不得啊！他們一回去，洋船就會開砲把我們轟沉。兄弟，不能讓他們回去！」

萬大明點點頭，瀟灑地欺身向前，砰砰砰，另四名洋兵的軍刀也落在甲板上。同樣沒人看清他使的什麼手段，只見那些洋兵個個左手撫著右手，敢情持刀的手已被萬大明用刀背打傷。

「看住他們！」萬大明召來船老大和那些莊稼漢子，自己抓起一根從洋船上垂下的繩子，飛身一盪，已抓住洋船的船舷，接著一個「鷓子翻身」，人已站在洋船的甲板上。

□ □

船老大他們萬萬沒想到萬大明會躍上洋船。雙桅帆船比洋船矮得多，因為角度的關係，仰首看不到洋船甲板上的動靜。船老大只好走一步算一步，找來繩子把七個洋兵綁在船舷上，作為人質。

萬大明上了洋船，幾個火槍手正在裝填火藥，萬大明哪容他們得手，雙腿飛旋，幾桿火槍已落入海中。

這時一群洋兵手持刀槍圍過來，還有些洋兵站在高處準備火槍，萬大明知道火槍的厲害，趕緊放低身形，讓圍堵他的洋兵擋在前面，接著以不純熟的拉丁語高聲嚷道：「你們有人會說中國話嗎？」他的拉丁語只能表達很簡單的意思，當時貿易船上通常備有翻譯，所以才這麼叫嚷。

拉丁文是學術用語和高級社會的雅語，那些洋兵自然不懂，萬大明正嚷著，站在高處的洋兵已備好火槍，圍著他的那些洋兵閃向兩旁，留出空隙好讓槍手射擊。

萬大明暗道不好，但洋兵只是向他瞄準，過了半晌仍未開槍，一名軍官指指從船舷下垂的繩索，似乎示意他緣繩下船，他正感納悶，從船頭走過來一位身穿長袍、胸前掛著十字架的長者，他打量一下萬大明，用閩南話說：「你能用拉丁語交談嗎？你要說什麼，就說吧。」

萬大明搖搖頭，用拉丁語說：「我只會一點點。」隨即改用閩南語：「你是神父嗎？」萬大明跟隨過穆尼閣，在澳門也看過神父，所以從裝扮上認出對方的身

份。

「我是神父，在呂宋的中國人社區傳教，所以會說你們的話。」當時呂宋已有數萬華人，都來自閩南一帶。

「請問，天主准你們在海上搶劫嗎？」

「搶劫？誰搶劫了？我們可是正當交易。」神父公然狡辯。

「我們那些絲綢和瓷器難道只值兩個銀幣！這也就罷了，還要搶我們剩下的……」

萬大明正說著，突然發現眾人肅立不動，連神父也屈單膝跪下，原來艙門口走出一位貴婦，年約三十七八，舉止雍容，和藹中自有一種不容侵犯的高貴氣質。萬大明頗知西方禮儀，也連忙屈單膝行禮。

貴婦人打量一下萬大明，透過神父問道：「你來我們船上做什麼？」

萬大明揚起頭來，以不純熟的拉丁語說：「我想見你們的船長。」

貴婦人大感意外，她目注著萬大明，像是要從他身上挖出什麼秘密似的，半晌，才用流利的拉丁語說：「有什麼事對我說好了。」

萬大明笑笑，用拉丁語說：「我的拉丁語不好，還是請神父翻譯吧。」說著改用閩南語，對神父說：「請您對夫人說，只要你們承諾，不對我們開砲，就把我們押的七個人還給你們。」

貴婦人顯然不知內情，詢問左右，又問過神父，臉色變得十分嚴肅。眾人噤若寒蟬，低著頭，連望貴婦人一眼都不敢。

「我答應你。」貴婦人的臉色和緩下來：「年輕人，是我們的人錯了，我以為他們停船是和你們進行海上交易。聽說這些絲綢和瓷器要運到台灣賣給荷蘭人，我們就照荷蘭人的價錢付給你們吧。」

萬大明沒想到貴婦人如此明理，就據實對貴婦人說，自己是乘客，並不知道那些絲綢和瓷器值多少。貴婦人問過左右，立刻著人從船艙取出一袋銀幣，躬身交給萬大明。這時貴夫人又說話了：

「我問過了，這些錢只多不少。年輕人，你很有膽識，我很欣賞。呂宋和台灣的貿易必須正常化，否則對雙方都沒有好處。這事我會儘快設法促成。」她又改用拉丁語問萬大明：

「你的拉丁語是在哪裡學的。」

「我曾經跟隨耶蘇會會士穆尼閣先生學過算學。」

貴夫人連連點頭，彷彿自言自語地說：「穆尼閣，他是波蘭人，是位很有名的學者，沒想到在海上遇到他的學生，這是天主的旨意吧！」

萬大明再次屈膝行禮，當他抬起頭時，發現貴婦人已轉身走向船艙，他怔怔地望著貴婦人消失的背影，耳際響起神父洋腔洋調的閩南話：

「小子，算你交運，遇上總督夫人。我們不願驚動夫人才沒開槍打你，小子，快回去把那七個人交給我們吧！」